

## 以“厌男”之名为女性代言

她其实是将厌男视作一道出口，一种存在于封闭路径之外的方式，并将其提供给所有的女性，让她们凭借这种方式去超越男性的凝视与支配，继而在与男性彼此尊重的平等关系中，完成自我绽放。

□ 撰稿 | 王 淼

几年前，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利娜·阿尔芒热推出了她的新书《我，厌男》，甫一上市，就迅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，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翻译成18种语言，变身为一本现象级的国际畅销书。那么，是什么力量让这本小册子不胫而走，进而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并引发相关新闻在全世界发酵，甚至直接推动了法国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到来呢？

首先，这是一本志在为全体女性代言的小书。作者明言，日常被男性自我膨胀淹没的女人们，常常会忘记自我的重要性，她们只为取悦身边的男人，或者只是依靠一群出现在她们生命中的男人的意见活着，而当她们无法按照内心欲望和思维理智的指引行事时，她们根本不是真正的自己。其次，这是一本语言简洁、思想犀利、金句迭出的小书，它虽然只有短短数十页的篇幅，却没有云山雾罩的理论，没有拐弯抹角的说教，而是具有一种单刀直入、当头棒喝的效果。

对于“厌男”，波利娜本人是这样定义的：所谓“厌男”，指的是一种针对整个男性群体的负面情绪。这种负面情绪的形式十分宽泛，从单纯的不信任和不耐烦，到各种敌意，基本上都可以囊括其中。而女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负面情绪，实际上是对行使男性权力的人士的一种厌恶，是厌恶男性的自大和暴力，虚伪与懒惰。在传统社会中，一个常见的事实是，男人只要付出少许努力，便可以收获众多夸大其词的赞誉，与之相反，女人即便付出更大的努力，她们依然无法获得男人收获的赞誉，有时甚至还会一败涂地。非止如此，女人不得不优雅地接受男人所有的缺点，而男人却可以随便地对女人施以暴力；“男人至死是少年”，而



《我，厌男》

[法]波利娜·阿尔芒热著  
新星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

女孩则必须变成女人，去包容那个莽撞无知的少年……

审视男性，反观自身，波利娜认为，女性长期遭受的性别歧视是在历史和文化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的，是一种如今司空见惯的系统性压迫。对于波利娜来说，这种系统性压迫本身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女性自身对这种系统性压迫的淡漠和习以为常：从小被教育要顺从听话，长大后要成为温柔体贴的女人；男人拥有更多的机会，可以发展其他的可能性；女人的价值就是与男人一起生活，这是对女人最有利的人生选择……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女性天生脆弱造成的，而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使然，社会对男人的要求过低，对女人的要求过高，男女地位的不平等，使女性成为其中的受害者。

那么，处身在社会不公的环境中，女性应该如何自我拯救呢？波利娜提供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那就是拥有像普通男人一样的自信——说白了，就是对自己更好一些：允许自己像个正常人类一样，拥有瑕疵和缺点，允许自己丑陋、脏乱、粗鲁、刻薄、易怒、邋遢、疲惫、自私等等诸如此类的种种缺陷。对于女性而言，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，一个走向与男性平等的起点。

对于“厌男”，波利娜最终做出如是解释，从根本上讲，厌男并不是真的讨厌男人，因为他们毕竟是女人的伴侣、兄弟、父亲、同事和朋友。波利娜关注的是事实本身，她只是厌恶男性的特权，厌恶塑造男性特权的和社会和文化系统。她其实是将厌男视作一道出口，一种存在于封闭路径之外的方式，并将其提供给所有的女性，让她们凭借这种方式去超越男性的凝视与支配，继而在与男性彼此尊重的平等关系中，完成自我绽放。✎

### 书讯

#### 《还有谁谁谁》

《还有谁谁谁》是著名画家、作家黄永玉先生的全新散文集，主要创作于2022—2023年，可以说是《比我老的老头》的续集或补充，两书共同构成完整的当代个人记忆史，映照出一个时代的背影。

在这部新作里，百岁老人回望走过的漫漫人生路，以及一路同行的故友亲朋，讲述他们的情怀与命运、理想与归宿。《只此一家王世襄》篇写与文物收藏及鉴赏大家王世襄的相遇相交，《侥幸的小可见闻》记录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的豪爽率性，《轻舟怎过万重山？——忆好友王逊与常任侠》写尽人性的复杂与多面，《孤梦清香——难忘许幸之先生》彰显民国导演许幸之为人的操守。